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七十九
六至九

詳校官侍讀_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陳 墉

校對官中書_臣馮 培

謄錄監生_臣鄒曾蔭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七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尹韓張兩王列傳第四十六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故屬河間師古曰

蠡吾舊屬河間後屬涿郡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

師古曰敏謂材識捷疾也下音胡嫁反舉茂材平準令劉奉世曰材字察

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

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

孟康曰塘城上也師

古曰方上在張湯傳○宋祁曰注文方上字下常有解字

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

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

師古曰風讀曰諷○宋祁云建折本作及

於是收案

致法

師古曰致至也令至於罪罰之法

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

無所聽

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豪傑也長者有名德之人也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劉

奉世曰顏解中貴人與李廣傳同服說不同當以服說為是

宗族賓客謀欲篡取

師古

曰逆取曰篡

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

師古曰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起

之狀

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

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

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

關內侯

師古曰與讀曰豫

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

李奇曰原音元師古曰原褚二姓也原讀如木字橫音胡孟反○宋祁云原褚當作原氏褚氏

賓客犯

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

惡郡中震衆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

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

服虔曰受相訟牋記也師古曰擇其

中可使者贖
厲而使之

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泥

泄其語令相怨咎

師古曰遣知其事由
其人發故結怨咎也

又教吏為詬箒

蘇林曰詬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箒竹箒也如今
官受密事箒也師古曰詬若今盛錢臧瓶為小孔可入

而不可出或詬或箒皆為此制而
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箒音同

及得投書削其主名

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

為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

師古曰面相
斥曰訐音居

又反又音居謁反○宋祁曰相告訐疑相
字上有好字注文而相斥疑作告而相斥

廣漢得以為

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

師古

口言諸事皆治理也治音
直吏反一切解在平紀

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

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

○宋祁云景本有遣

字學官本云徵遣浙本無遣字祁按徵廣漢不當便云
遣若已云遣下又言將兵屬蒲類意致繁復從浙本為
長楊伯時云徵而遣之
以屬蒲類何不可也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克

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

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

如淳曰尉亦薦猶也師古曰尉薦謂

安尉而薦達之

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

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

願為用僵仆無所避

師古曰僵僵也仆頓也僵音置仆音赴

廣漢聰明皆

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

改乃收捕之

師古曰風讀曰諷

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即時伏辜

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

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

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距州也使對者

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宋祁曰注文疑字下疑有示字鉤

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

師古曰賈讀曰價

已問羊又問牛

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

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宋祁曰越本無也

字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

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

劫人

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

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

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

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令家將財物贖之

有頃廣漢

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

師古曰曉

謂諭告之

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

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

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

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脫音吐活反

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

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

史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

之

師古曰調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調音徒鈞反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宋祁曰給字疑可刪

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

師古曰為書記以召之若今之

下符並呼人也

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

多謝問趙君

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

亭長既至廣漢與

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

師古曰謝告也

何以不為

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

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

如神皆此類也

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它狄反

廣漢奏請令長安游

徼獄吏秩百石

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宋祁曰浙本作獄史

其後百石吏

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

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揚伯時

云言漢興足矣何必以來二字

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

師古曰治音直吏反

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

師古曰從讀曰縱喜音許吏反

廣漢歎曰亂

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

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

曰識天子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

入其門瘦索私屠酤椎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師古曰瘦

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盧所以居罌所以盛酒也盧解在食貨志司馬相如傳罌音於耕反○宋祁曰其

門或無其字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

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

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史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宋祁曰注未也字疑是者字

專厲彊壯盜氣

師古曰盜與鋒同言鋒銳之氣

見事風生無所回避

師古

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

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

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

○宋祁云史越本作

吏去字下南本更有容字

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

安丞案賢

師古曰案致其罪也

尉吏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

詣屯所乏軍興

文類曰尉吏尉部吏也禹其名○宋祁云吏越作史

賢父上書訟

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

即訊

師古曰令就問之不追入獄也

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

子榮畜教令

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令音力成反

後以他法論殺畜人

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

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

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

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

師古曰將耐祭宗廟而先絜齋

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

師古曰風讀曰諷

欲以

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

○宋祁曰不聽字上疑有

怒字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

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

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

辭

師古曰受其對辭也○
宋祁曰突字新本添

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

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

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

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

答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

廣漢推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

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

除騎士乏軍興數罪

師古曰斥除逐遣之

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

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

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

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

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宋祁曰使得牧養越本無

得字廣漢雖坐法誅景邵本去雖坐法誅字校本添

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

師古曰兄請曰況

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

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

師古曰喜許吏反

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

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

師古曰變亂也

及翁歸為市吏莫敢

犯者公廉不受餽

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宋祁曰受餽下有遺字注未也字可刪

百賈

畏之後去居家

○宋祁云浙本作家居

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

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

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

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

師古曰敖

讀曰傲

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

師古曰為文辭而問之

甚奇其對

除補卒史

○宋祁曰除補字上疑有是日字

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

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

十八縣分為兩部閼孺部分北

師古曰閼姓也音宏

翁歸部分南

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

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

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宋祁曰中

字一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

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

師古曰邑

子同邑人之子也屬音之欲反

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

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

也又不可干以私

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

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

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

其政

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

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

輒披籍

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

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

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

縣

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衆也行音下更反

不以無事時其有

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

鄭許仲孫

師古曰鄭縣之豪姓許名仲孫

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

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

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

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

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

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

師古曰此謂左右相

次者也五家為伍若今伍保也比音類寐反

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

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

師古曰抵歸也所經過及所歸投也

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

師古曰類猶率也

緩於小弱急於豪

彊有論罪輸掌畜官

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
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

音許使斫莖

師古曰莖斬芻音千卦反

責以員程不得取代

師古曰員數也

計其人及日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

師古

曰鈇斫莖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斫莖故因以莖
刃自剄而說者或謂為斧或云劔鈇皆失之也

京師

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

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無有

遺失故為最也

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

不及私然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

師古曰謙古以為謙字

甚得

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

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

師古曰右猶上也

不

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

師古曰鄉

請曰

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

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

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

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

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

也日者燕王為無道

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

韓義出身彊諫為王

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

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紂而

死故以為喻也

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

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

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

師古曰構結也

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

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

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

問以謠俗民所疾苦

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

為陳和睦親

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

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

官諸生皮弁執俎豆

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

為吏民行喪嫁娶禮

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

張晏曰下

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為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上也數年徒

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

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

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

師古

曰學宮謂庠序之舍也春秋鄉社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

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

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

師古曰趨讀曰趣鄉

請曰

又置正五長

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

相率

以孝弟不得舍姦人

師古曰舍止也

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

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

楚之憂

師古曰箠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箠音止藥反

皆便安之接待下

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

其負之何以至此

師古曰言豈我負之耶其人何以為此事

吏聞者自傷悔

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

言

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瘖音於今反

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

遣吏鑿治視

師古曰遣鑿治之而吏護視之

厚復其家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延壽

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

師古曰令定其罪名

而更白之

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

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

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

敬不如父之兼敬愛也

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

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

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

自知過

師古曰
微無也

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

因自達故代卒

師古曰代
人為卒也

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

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

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

師古曰
行音下

更反其
後亦同

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

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

所益重為煩擾

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

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

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

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

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

老孝弟受其恥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

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

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

○宋祁曰自字疑作同字

於是訟者宗族傳

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

終死不敢復爭

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

延壽大喜

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

表勸悔過從善之民

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顯以示勸勵

延壽乃起

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勅

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

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師古曰給誑也

延壽代蕭望之為

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

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

為更大赦不須考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會御史當問事東郡

○宋祁曰

越本景祐本無事字望之因令并問之

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已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已之

上故忌害之
欲隔以罪法

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

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

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

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

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寔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

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

師古曰每
歲大試也

治飾兵車畫

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紉方領

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
也師古曰衣音於旣反

駕四馬傅總建幢榮

李奇曰戰也晉灼曰傅著也總以
緹繒飾鑣鎡也建立也幢旌幢也

師古曰幢麾也榮有衣之戟也其衣以赤黑繒為之幢音大江反榮音啟植羽葆亦立也羽

葆聚翟尾為之亦今纛之類也植音常鼓車歌車孟康曰如

職反○宋祁曰注文今字下疑有叢字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師古曰郊駕郊祀時備法駕也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榮

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師古曰旁

音步浪反歌者先居射室李奇曰都試射堂也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

服虔曰噉音咷呼之咷音滌濯之滌師古曰咷音它鈞反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

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師古曰鞬弓衣也音居言反令騎

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簡如淳曰簡盛弩

箭箠也師古曰鞞鞞即兜鍪也蘭威弩矢者
也其形如木桶鞞音丁奚反鞞音莫侯反 又使騎士

戲車弄馬盜驂

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枝也
馳盜解驂馬御者不見也

延壽又取官

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鈎鐔放效尚方事

師古曰鈎亦
兵器也似劍

而曲所以鈎殺人也鐔劍喉也又
曰鐔似劍而小陔鐔音淫又音尋

及取官錢帛私假繇

使吏

師古曰假謂顧賃也繇讀與徭
同○宋祁曰繇字下疑有後字

及治飾車甲三百

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
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
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

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猶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

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

師古曰奏進也

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

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

勿為吏以已為戒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

孫威乃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

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

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

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察廉

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竒之師古曰延年年時為太僕也

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

帝蚤崩無嗣師古曰蚤古早字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

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與故但言屬車耳屬音之欲反今天

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

改易視聽欲急開見
善政化也扶音式

國輔大臣未褻而昌邑小輦先遷

李奇曰挽輦小臣也

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

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

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

師古曰守正不阿也

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

師古曰令其主節減軍興之用

也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

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

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

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敬聞之

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

晉

師古曰衰音初為反

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

○宋祁曰疇其庸浙

本作疇其軍邑邵本作官爵按宣紀疇其爵邑張晏注云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

延及

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

師古曰顛與專同下皆類

此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

師古曰著盛衰之迹

譏世卿最甚迺者

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

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

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

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朏

了音他反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

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
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顓政貴
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
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
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
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

朝廷不聞直聲

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

而令明詔自親其文

非策之得者也

師古曰言失計也

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

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

危非完計也

○宋祁曰危字疑作疑字

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

守遠郡其路無由

師古曰直讀曰值

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

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

師古曰眇細也

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

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為湯臣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湯復貢之如此者五也

蕭

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

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敝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

師古曰疊疊言勉強也舍息也疊音尼

羣臣有司宜

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

師古曰訖盡也

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

敝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

師古曰閒讀曰閑

身逸樂而

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

登

師古曰年穀類不熟也

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

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故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

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

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

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所

書奏

天子徵敞拜膠東相

○宋祁曰膠東景帝子康王寄之後

賜黃金三十斤

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

師古曰懲止也

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

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

漢秦請令長安游徼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劉敞曰下言上名尚書

調補縣令然則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三輔尤異如此

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

十人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欽然

師古曰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欽音俞

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孟康曰葉陽秦

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音式涉反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

師古曰樊姬也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

絕耆欲者

師古曰耆讀曰嗜

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

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傅母

師古曰輜輶衣車也輜音苗又音楚疑反輶音

步千反又音步丁反

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

文類曰謂衣裏結束綢繆

也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綢音直留反繆音亡蚪反

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

不從恣之義也

師古曰從讀曰縱

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

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

也

師古曰上聞聞於天子也

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

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

○宋祁曰臣字可刪

臣敬幸甚書奏太

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

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

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

師古曰比類也

更歷也音工衡反

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寔廢

師古曰寔漸也長

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

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

應劭曰首長帥師古曰苻音才由反

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

師古曰溫厚言富足也童騎以童奴

為騎而自從也

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

師古曰貰緩也把執

持也音布馬反

令致諸偷以自贖

師古曰致至也引至於官府

偷長曰今一

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

師古曰自言願權補吏職也

故

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

汙其衣裾

師古曰赭赤土也

吏坐里閭閱出者

師古曰閭謂里之門也

汙

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

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師古曰枹擊鼓推也音桴其字

從木也

天子嘉之故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

越法縱舍有足大者

如淳曰有可貴異而大之者也晉灼曰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師古

曰晉說
是也

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
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
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

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

師古曰浩
大也穰盛

也言人衆之多
也穰音人掌反

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

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
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
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

過走馬章臺街

孟康曰在長安中臣
璣曰在章臺下街也

使御史驅自以便

面拊馬

師古曰便面所以障而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
以此自障而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而今

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表平而下
圓即古之便面也音頻而反

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

張京兆眉憮

應劭曰憮大也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
媚好為詡畜蘇林曰憮音嫵師古曰木以

好媚為稱何說於大乎蘇音是○
宋祁曰憮音嫵媚之嫵嫵音舞

有司以奏故上問之

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

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

○宋祁曰或無終字

故與蕭望之于

定國相善始敬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大

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後望之先
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為京兆九
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
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而敞奏獨寢不下

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

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

李奇曰絮音絮

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反又音人餘反

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

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
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

○宋祁曰當添作安能為後案事

敞聞

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

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

○宋祁曰當添為舜臨當出死

敬使

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

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乎

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

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舜家載尸并編敬教

師古曰編聯也聯之於章前也

自言使者使

者奏敬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

師古曰以其事為輕小也

欲令敬得

自便利

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便音頻而反

即先下敬前坐楊惲不宜處

位奏免為庶人敬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

命

師古曰不還其木縣邑也

數月京師吏民解弛

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

枹鼓

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

在所召敞

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

敞身被重劾

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幸之事

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

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

使者詣公車上書曰

○宋祁曰當添為上書謝曰

臣前幸得備位列

卿待罪京兆

○宋祁曰當作京兆尹

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

素所厚吏數蒙恩貸

師古曰貸音土帶反

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

考事

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為符教也

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背

恩忘義傷化薄俗

○宋祁曰一本作傷薄俗化

臣竊以舜無狀枉法

以誅之臣啟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啟拜為冀州刺史啟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啟以耳目

發起賊主名區處

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

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

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

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

橐之盛物也

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啟自將郡國吏車

數百兩

師古曰一乘車為兩也

園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

重轅中

蘇林曰轅椽也重轅重楹中師古曰重楹即个廊舍也一邊虛為兩夏者也轅音老楹音扶分

反○宋祁曰殿屋一無屋字

敝傅吏皆捕格斷頭

師古曰傅讀曰附言敝自監護吏而

之捕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

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

○宋祁曰當作

徙守太原滿歲為真太原郡清

○宋祁曰當作郡清靜

頃之宣帝崩元

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

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
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
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
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
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
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

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

應劭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冠晉灼曰漢注

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纜裹鐵柱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鴈一角今冠兩角以解鴈為名耳師

古曰晉說是也纒即今方月紗也纒音山爾反卷音去權反

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

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笈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

師古曰贛音貢

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

羊澤中

○宋祁曰當作少歸諸父諸父使牧羊澤中

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

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

對師古曰以施行詔條問之皆曉其事太守竒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

師古曰署為守屬令監獄主囚也監音工銜反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

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也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

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如淳曰漢

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宋祁曰決

曹史淳化本無史字子按如注須得史字乃安止作決

是非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如淳曰地理志遼西有鹽官數

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

如淳曰本西號也屬右扶風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

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妬笞我

○宋祁曰
妬當改作

詔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

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

晉灼曰歐陽尚書有
此造獄事也師古曰

非常刑名造
殺戮之法

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

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

供張如法而辦

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虢供張也
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劉敞曰自

長安上雍不過虢過
美陽虢字是史氏誤

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

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

師古曰城
謂縣城也抑

疆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

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

師古曰更

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為治者也

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勅掾

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

妨賢

師古曰趣讀曰促

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

○宋祁曰折本

無則字

闡內不理無以整外

師古曰闡門極也音魚烈反

府丞悉署吏

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

○宋祁曰當作以賢為上

毋以富賈人百萬

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寧

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

師古曰汚濁也

不軌不修法制也

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

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

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

丞戒之戒之

○宋祁曰下戒之亦當作丞戒之

相隨入獄矣

師古曰意丞教戒張

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勅之

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

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

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

師古曰為校尉主轉運事

而屬護羌將軍

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

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

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羗賊功未列上

師古曰未列上於天

也子

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

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郿令

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媚○宋祁曰刊誤改媚作郿

遷

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

折阪

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臣瓚曰郯山名也師古曰郯音來

歎曰奉先人遺體奈

何數乘此險

師古曰乘登也

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

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

師古曰馭馬令疾行也

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

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

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

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

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

師古曰前任傅相若類坐以王得罪

及尊視事奉

璽書至庭中

○宋祁曰庭當作廷

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

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

師古曰相

鼠鄙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地偷食苟得不知廉耻人無禮儀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

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擘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

王怒起

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
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勅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
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
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
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

貴安能勇

師古曰顧念也負恃也安焉也○
宋祁曰浙本顧字上更有王字

如尊乃勇

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

刀

師古曰陽
為好語也

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

師古
曰視

讀曰

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

師古曰謂尊所測正得其情也又

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

張晏曰太后名也韋昭曰徵召也召東平史令為奏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平王后之稱

也奏尊為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

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

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

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

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

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徒為中太

僕

師古曰皇
后之屬官

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

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

師古

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嚴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事見虞書皋陶謨也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

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

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

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

○宋祁曰越本義下有也字

皆不道在

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
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
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
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

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師古

曰鄉讀曰嚮

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當臨饗

士百官共職萬衆會聚師古曰共讀曰供而設不正之席使下

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師古曰比周也音頻寐反○宋祁曰浙本作相

比詐又注文
添比比周也

動不中禮

師古曰中當也音竹仲反

亂朝廷爵秩之位

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

臨到

○宋祁曰行臨到當作行臨時

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

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

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

師古曰重難也

乃

下御史丞問狀

○宋祁曰一作御史中丞問狀

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

前事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非讀曰誹也

猥歷奏大臣

師古曰猥多也曲也歷謂所奏

非一人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推辱公卿輕薄國

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

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

蘇林曰備音朋晉灼曰音倍師古曰晉音是也為吏民

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

師古

曰迹射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

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

數百人在轂下

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也

發軍擊之不能得

難以視四夷

師古曰視讀曰示

獨選賢京兆尹

○宋祁曰賢字下有行字乃

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旬月閒盜賊清

○宋祁曰一本作盜賊清靜

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

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

白尊發吏捕人

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
佐給諸府○宋祁曰折本注文給諸府

字下有府有史故言佐也七字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

京兆善漏泄人事

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為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為尚書矣治音直吏

反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師古曰當即發也尊又曰詔書無京兆

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閒千人以上尊出行縣

男子郭賜自言尊

師古曰有寃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

許仲家十餘人

共殺賜兄賞公歸舍

師古曰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

吏不敢捕尊行縣

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

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

○宋祁曰中諸本皆外改作忠謂張忠也

為大言倨嫚姍上

師古曰姍古詛字也音所諫反又音剛

威信日廢不宜

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

師古

曰湖縣名也今號州湖城縣取其名

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

○劉敞曰日當

作曰著字衍劉敞說同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

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

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

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

也即前京兆尹王昌敗為鴈門太守甄遵河內太守也

羣盜寤疆吏氣傷沮

師古曰寤

益也沮壞也音才汝反

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

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

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

師古曰下音胡嫁反

厲奔北之

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

師古曰效致也

斬其首而致之也

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耔豪強長

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

蘇林曰蕩

音菲晉灼曰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翦作酒之家○宋祁曰翦張禁江南本浙本並作箭張禁予按注意正文當依校本作箭張

禁注中悉作箭乃安 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

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

狼更數二千石二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宋祁曰今越本無

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

解也音憚說讀曰悅○宋祁曰正文與注釋當作釋 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

所稀有○宋祁曰當作皆前世所稀有 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

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

憂無承用詔書之意

○宋祁曰一本改承作以

靖言庸違

○宋祁曰浙本作庸

韋注云韋違也

象龔滔天

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

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漫音莫干反一曰滔漫也

原其所以出御史丞

楊輔

○宋祁曰浙本作出於御史

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

師古曰謂其口惡而心不信也

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

利家利家猝搏其頰

師古曰猝持頭也音才元反搏擊也

兄子閔拔刀欲

剄之

○宋祁曰剄一本作刺

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

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

○宋祁曰浙本無為字

傅致奏文

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傳讀曰附謂並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浸潤加誣以復私怨師古

曰浸潤猶漸染也復報也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

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為魏守西河

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閒焉斥逐奔楚師古曰閒音公覽反秦聽浸

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聽失人

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繫已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

也砥音指首音式救反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

賊○宋祁曰浙木作討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

國家爪牙之吏

○宋祁曰江浙本只作誠國爪牙之吏

折衝之臣今一旦

無辜制於僥人之手

○宋祁曰一作仇人之手

傷於詆欺之文上不

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

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

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

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

州也○宋祁曰當作猥被共工之大惡劉奉世曰瓚說非也共工之大惡謂上劾秦云靜言庸違象龔滔天也

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

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

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

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宋祁曰注文當添作期

期年也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

譖不行焉可謂明矣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

願下公卿大夫博士

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

庸違

○宋祁曰違當依前注改作韋

放殛之刑也

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

審如御

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

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

放於無人

之域不得苟免

師古曰非止合免官而已也

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

之辜

○宋祁曰一作皆當獲選舉之辜

不可但已

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不可空然而

也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

師古曰詆毀也

亦宜有誅以

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

師古曰懲創也

唯明主參詳使白黑

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

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

躬率吏民投沈白馬

師古曰以祭水也

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

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

師古曰填塞也音大賢反

因止宿廬居

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

○宋祁曰尊本無尊字

尊終

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

立不動

○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

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

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

○宋祁曰浙木英作莫

下有司

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臧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

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
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
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
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
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
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
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
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

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

與妻決涕泣

師古曰自謂將死故辭決

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

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仰

如淳曰激

鴈抗揚之意也師古曰仰讀曰仰仰頭為健○宋祁曰仰音昂為是

乃反涕泣何鄙也後

章仕宦

○宋祁曰一本仕宦作任官

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

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

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

可十二

○劉奉世曰云年可十二辭太便蓋衍可字或者章女名可誤削書之宋祁曰可十二猶言約

十二不煩也

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

解當存之

八而止

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聞內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

我君

素剛先死者必君

○宋祁曰我字下疑有家字

明日問之章果死妻

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

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

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

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

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

○宋祁曰置字上當有初字

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

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

張晏曰劉向作

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為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

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

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

師古曰墮毀也

音大規反

翁歸抱公絜已為近世表張敞行行履忠進言

師古

曰衍衍強敵之貌也音口翰反

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

觀然被輕媿之名

師古曰媿古情字也謂走馬拊馬及畫眉

王尊文武自將

師古曰將助也

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

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前漢書卷七十六

前漢書卷七十六考證

趙廣漢傳護作平陵方上注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

臣召南

按惠紀作斥上亦作斥土而張湯傳作方中

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云云○通鑑考異曰蓋傳婢死事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

廣漢竟坐要斬○通鑑考異曰廣漢死在元康元年本紀作二年誤也

尹翁歸傳河東二十八縣○臣召南按地理志河東郡

統縣二十四自安邑至騏可數也此八字當是四字之誤

案致其罪高至於死○顧炎武曰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矣

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臣召南按公卿表岑字

子河成帝永始四年以護羌校尉為執金吾元延元年為右將軍此文作後將軍必有一誤

韓延壽傳修治學宮○按學宮應作學官漢書各傳皆

然諸本並誤耳

行縣至高陵○

臣召南

按地理志高陵雖為左馮翊首

縣而非其治所趙廣漢傳曰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故曰行縣至高陵也

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胡三省曰賢長吏謂縣令丞也後漢志注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教化也

張敞傳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

臣召南

按地理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與此文大相懸殊蓋元始中戶口十倍於宣帝時矣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胡三省曰西都之制為三輔者列於九卿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虢○劉攽曰虢字是史氏誤○臣

召南

按顧炎武亦駁此文云今鳳翔縣古之雍城而

虢在陝幸雍何以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按攷及
炎武並疑虢地在陝幸雍不當東行而不知右扶風
自有虢縣也據地理志雍虢美陽三縣並屬右扶風
虢縣故城在今鳳翔府城南三十五里雍縣即今鳳
翔府治漢帝西幸雍必過虢道里甚明何乃疑周之
虢國東在弘農者乎夫漢時於周虢國地置陝縣屬
弘農郡固不云虢縣也本文不誤

白馬三老朱英等○地理志東郡有白馬縣今滑縣也

前漢書卷七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七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

師古曰蓋音公蓋反

明經為郡文學以

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以所主為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 劾奏衛

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

師古曰過殿門不下

也車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

大臣非是

師古曰不以實也

左遷為衛司馬

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臣瓚曰漢注

有衛屯司馬

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

使市買

師古曰繇讀與徭同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

衛者

蘇林曰衛尉官屬也或曰詔遣使行衛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劉攽曰按此文錯亂

本當云寬饒視事按舊令遂揖衛尉

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

門上謁辭

文頴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以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尚

書責問衛尉

文頴曰由寬饒以法令不給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

由是衛官不

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

如淳曰天

子出為天子先導先天子發故上奏辭

自此正馬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

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

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

冠大冠帶長劍

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

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

卒

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

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

一年以報寬饒厚德

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衛反

宣帝嘉之以寬

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多所稱舉貶黜奉

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

奏眾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

師古曰以其峻刻故有不用者

公卿

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

師古曰繇讀與

徭同供徭役及為使而來者

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

師古曰許伯皇太子

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

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

不行許伯請之廼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

師古曰言自尊抗無所詘

也鄉讀曰嚮

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廼

酒狂丞相魏侯笈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

目卑下之

師古曰屬猶注也音立欲反下音胡稼反○宋祁曰笈或作嘆

酒酣樂作長

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

師古曰沐猴猶猴

坐皆大

笈寬饒不說印視屋而歎

師古曰說讀曰悅印讀曰仰○宋祁曰坐字下疑有者字

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

師古

曰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所經歷也

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

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廼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

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半以給吏民為

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

蘇林曰子自行戍不

取代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在位及貴戚

人與為怨

師古曰人皆怨之

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

師古曰奸音干

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

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

○宋祁曰庸疑

是庶字浙本作庸

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

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

彊禦

師古曰彊禦彊梁而禦善者也。○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雅云故命君

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

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

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

術各有制度

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簡不同也

今君不務循職而已

宋

祁曰循一作修

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

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弼

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

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

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氏之高蹤

師古曰遽伯玉
邦無道則可卷

而懷而慕子胥之末行

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
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

用

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

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無
貲量可以比之貲重之極也不

測謂
深也

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

師古曰
挺然直

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過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
撓也挺音吐鼎反○劉奉世曰此所謂內直而外曲顏

說未盡宋祁曰注文
遇時字疑是則字

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師古
曰烝

民之詩也言明智者
可以自全不至亡身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

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高書宦官寬饒

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

師古曰寢漸也

以刑餘為

周召

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軸也周謂周公且也召謂召公奭也召讀曰邵

以法律為詩

書

師古曰言以刑法成教化也

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

家天下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

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

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禮大逆

不道

師古曰禮古禪字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已

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

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

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

上

書頌寬饒曰

師古曰頌謂稱其美○劉奉世曰頌讀如尚書自訟之訟

臣聞山有猛

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

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

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

張之託

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

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屬讀如木字也○宋祁曰注未也字常剛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

師古曰仇怨也與黨與也

上書陳

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

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
下衆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
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
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師古

曰言間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

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
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

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

入宮門自歸上

師古曰歸誠乞哀於天子也

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

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

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

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

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

師古曰卒讀曰

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

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

食祿俸而已

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

於都市編書其罪

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

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

然後却就斧鉞之誅

師古曰却退也○宋祁曰却字並注文却字疑作卻

誠臣所

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

師古曰刎斷也音吻今

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

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

天

師古曰溷亦濁也音下頓反

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

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

亡然忠臣直士不避忠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

載物無不容

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也

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

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

師古曰善善褒賞善

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顓與專同

免處中和

○宋祁曰免越木作勉劉表世曰免當作勉

順

經術意思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

清宴

師古曰懣音滿

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

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

師古

曰並解於上

隱公慈而殺於弟

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卒為

桓公所殺○宋祁曰注文為桓公所殺一本無公字

叔武弟而殺於兄

師古曰叔武衛成公

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弟晉大計反。○宋祁曰：注又叔武弟。下疑有弟字。

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

師古曰：屈平，即是屈原也。

然猶不

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

誅以顯君。

師古曰：蒙被也。

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衆邪。

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

師古曰：雍，讀曰雍。

忠臣沮心。

智士杜口。

師古曰：沮，壞也。杜，塞也。沮，音才汝反。

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

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

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廼制詔御史

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

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

作苛暴

○宋祁曰
修疑作循

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

尉不內省諸已

師古曰
省察也

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

師古曰
舉言其

事以
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

言

師古曰前言謂舉堪猛之美
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

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

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賁令

蘇林曰賁音肥東海縣也

上

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

師古曰謂代紂時有白魚赤鳥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

然猶君臣

祇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

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

師古曰窈窕幽閑也

以承宗廟順神祇心

塞天下望

師古曰塞滿也

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廼觸情縱欲

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

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

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

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

一曰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

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

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

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

師古曰漢書舊儀掖

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
主理婦人女官也
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

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

孟康曰中

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劉奉世曰按文則丹永皆中朝臣也蓋時為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寬

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

師古

曰狷急也音絹然後百僚在位

○宋祁曰新本無然字予謂然後字當刪當作使百僚在位

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譎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

僞言

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調古諂字

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

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

師古曰卓高遠

也詭異於衆也

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

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

朝廷體

○宋祁曰一本求字上有而字體字上有之字漸本無

獨觸忌諱不足深

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衆共之

師古

曰令衆人知其罪狀而罰之○宋祁曰衆共之衆字上疑有與字

昔趙簡子殺其大夫

鳴犢孔子臨河而還

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

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為鳴犢實犢蓋鐸犢及實其聲相

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止舉
殺鳴犢一人不論竇擘也

今天心未豫

張晏曰豫
悅豫也

災

異屢降水旱迭臻

師古曰迭互
也音徒結反

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

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

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

師古曰
著明也

天下不可戶

曉

師古曰言不可
家家曉諭之也

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

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

亟而折傷之暴

師古曰
亟急也

人有懼心

師古曰人
皆懼也

精銳銷奐

蘇林曰奐弱也
古曰奐音乃喚反

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

廣德美之風也

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曰謂達四聰也

臣等竊

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徙繫輔共工獄

蘇林曰考工也

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

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

師古曰女嫁王家男

又娶也

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為御史事貢公

師古

曰貢禹也

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

如淳曰丞相大

車屬如今公府御屬

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

師古曰同門謂

也同師

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

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

師古曰孰曰革生曰革

上笑曰我識

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

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

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

封尚有因緣

師古曰孔鄉侯傅喜也高武侯傅喜也

今無故欲復封商壞

亂制度逆天人心

(○) 宋祁曰心字上疑有之字

非傅氏之福也臣聞

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

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

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

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豫

稽之艱難唯從耽樂則致天喪無能壽考也

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

師古曰蚤古早

此皆犯陰之害也

○宋祁曰浙木陰字下有陽字

臣願以身命當國

咎崇因持詔書案起

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

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顓制邪

師古

曰顓與專同

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

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

師古曰道請曰導

惠澤茂焉

師古曰茂

也美欲報之德皞天罔極

師古曰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

天問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
呼昊天者陳已至誠也解字與昊同

前追號皇太太

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慙焉

師古曰殊與也慙愧也音

女六反

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

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宋祁曰產字下疑有弟字

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

昌侯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以董

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數以職事見責

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調素害崇知

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

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

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宥容

崇對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

師古曰言至清也

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

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

師古曰鄆音儂

以明經為郡吏御

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

師古曰除謂修

飾掃除也設儲侍

師古曰謂豫備器物也侍音丈紀反

寶自劾去忠固還之

師古

曰固者謂再三留之

心內不平

師古曰恨其去也

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

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

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

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何前後不相副也

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

師古曰言大夫以為寶適可為主簿耳府中之人又不以為不當也

士安得獨自高前日

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

師古曰近謂書也

禮有來學義無往

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

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已則常屈辱無所不為也

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

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

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

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

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

師古曰渠大也

遣歸田里自劾矯制

奏商為亂首

師古曰擅致羣盜歸故云矯制由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為亂首也

春秋

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

師古

口縱放也

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

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

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

數百頃

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占音之曠反

頗有民所假少府陂

澤略皆開發

師古曰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穗謂為草田占云

新自

上書願以入縣官

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

有詔郡

平田予直

師古曰受其田而準償價直也

錢有貴一萬萬以上

師古曰增於時

價

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

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

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驃

騎將軍

如淳曰度過也過立而用根

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

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

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

師古曰輯與集同

徵為京兆尹故

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

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

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

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

其人乎

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言掾所部內豈有其人乎

文印曰無其人不

空受職

師古曰印讀曰仰謂仰頭而對也

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

寶曰其次

師古曰除穉季之外更有誰也

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

狸

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

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

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

郤

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奏扈尚事也郤與隙同

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

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

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

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

知其有故因

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

師古曰闔閉也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

師古曰誣謗也

即度穉

季而謹它事

李奇曰過度不治罪

衆口謹謹終身自墮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

規反

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

師古曰杜

塞也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來也

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

因文所厚自陳如此

師古曰具言恐懼改節之狀也

文曰我與穉季幸

同土壤素無睚眦

師古曰睚音涯背音才賜反睚又音五懈反背又音仕懈反已解於前也

顧受將命分當相直

師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值遇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

值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

禍耳

師古曰更改也趣讀曰促

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謹

明年穉季病死寶為京兆尹

○宋祁曰浙本無尹字

三歲京師稱

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

家穉季子杜蒼字君教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

位徵寶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

太后俱事元帝有郤

師古曰以當熊事慙而嫉之

傅太后使有司考

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寃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

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舐以揚我

惡

師古曰撻舐謂批發之也撻音它歷反舐音決批音它聊反○宋祁曰撻字正文注文當作謫

我當

坐之上廼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

黨比周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

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

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

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

臣

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以塞視聽

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

一辭

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

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織

介

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

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

譖師古曰蒙被也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

奏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寶名臣不忍誅廼制詔丞相

大司空○劉敞曰此既云丞相不得復有大司空也司隸竇奏故尚書僕射

崇寬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竇懷邪

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

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其免竇為庶人哀

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竇以為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

迎中山王平帝立竇為大司農會越雋郡上黃龍游江

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
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

經典兩不相損

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奭是也兩不相損者言俱有令名也召讀曰邵說讀曰悅

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

每有一事羣臣同聲

師古曰言雷同附妄說福祥

得無非其美者

師古

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

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

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

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

師古曰訊問之也

寶對曰年

七十詩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

師古曰詩感也眊與老同自言老耄心志

亂惑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之章也詩音布內反共讀曰供音居用反

寶坐免終於家建

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為諸長

師古曰伉音抗諸琅邪之縣也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

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

師古曰踵猶躡也言承躡

故事也

與參謀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

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

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

師古曰填音竹乃反

其後上竟立定陶

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
為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
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
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

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

養音弋向反

共養勞賜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

民力共浮費

師古曰共讀曰供

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

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

師古曰顓與專同

漢家邊吏職在距寇

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

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

○宋祁曰私僻當作辟

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

李奇曰契欵也晉灼曰契取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共讀曰供

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

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

奚取於三家之堂

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言三家以雍徹食此乃天子之禮耳何為在三家之堂也

臣請

收還武庫上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買諸

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

平直

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

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

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

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為西伯為斷其訟二國各慙而止也

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

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

蘇林曰露秦也

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

理

師古曰錯音干故反

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

以隆前有安國之言

如淳曰徵定陶王使在岡邸也

左遷為沛郡都尉

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

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
獄寃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
史丁元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為中太僕
丁元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為河內太守
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與徙平陵

師古曰
平與汝

南之
縣也

並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

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

應劭

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光封印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以父爵別之也

而侍中王林卿通輕

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

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

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

謂林卿曰冢

間單外君宜以時歸

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

林卿曰諾先是

林卿殺婢壻埋冢舍

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舍守冢之舍也

並具知

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

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

○宋祁曰傳越本作侍

林卿素驕慙於賓

客並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

師古曰儲豫備也度音徒各反

林卿既

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

師古曰諸官曹

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 並

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廼令奴冠其冠

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

師古曰襜褕曲裾禪衣也童騎童奴之騎也

身

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

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廼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

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

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

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 吏

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謹謹以為實死

師古口謹謹衆議也謹音

許元反

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

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

陵陽嚴詡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

閤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

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

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

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

師古曰僵僵也仆顛也僵音黃仆音赴

詡至拜

為美俗使者

文類曰宣美風俗使者

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

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

師古曰臧謂致罪之臧也

並為

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

如淳曰減死罪

一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

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季款多畜賓客以氣力

漁食閭里

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

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

從橫郡中

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

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

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

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廼負王法不得不治
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
關廼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
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恃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
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

師古曰好音呼到反

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

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

師古曰先為遺令也

曰告子恢吾

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

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古曰贈終

者布帛口
時音附

葬為小椁豈容下棺

張晏曰禮三重棺趙簡子口不設屬辟下卿之

罰也或口但下棺無餘器物也師古曰言止作小椁纒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也豈讀口但

恢如父

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郎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

無以加也

師古口詩鄭風羔羊之篇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在之司也

若采

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

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言有剛

德者為難也

以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汙於冀州

孟康曰汙下也師古曰母

將隆為冀州牧與史立丁元共奏馮
太后事是為汙曲也汙音一胡反
口橈亦曲也謂受淳于長託而
不治杜穉季也橈音女教反
况俗人乎何並之節亞

尹翁歸云

前漢書卷七十七

前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蓋寬饒傳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注文頴如淳云
云○許應元曰文說非也蓋上謁辭闕庭耳尚書主
通章奏故得責問衛尉若今報單是也上奏辭即上
謁辭也往時不辭辭自寬饒始故自是衛尉不敢私
使候司馬也先置衛者當出則輟其宿衛之事也如
說亦非

鄭崇傳因持詔書案起注師古曰案者即寫詔之文○

胡三省曰按更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破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

臣召南

按胡解是案即几案故

曰持詔書案起

孫寶傳廼制詔丞相大司空○通鑑考異曰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二月封而寶傳云制詔丞相大司空按建平二年已罷大司空官疑傅誤何並傳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注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按婢壻當是使女所嫁之夫如師

古注本文應云殺婢私夫而林卿罪亦不重矣

前漢書卷七十七考證